

新 马 文 艺 丛 书



散 文 集

趁
年
青
的
时
候

杏
影
著

新 加 坡 青 年 书 局 出 版

新马文艺丛书

趁年轻的时候

杏影著

许云樵主编

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



趁年轻的时候

杏影著

青年书局印行

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02-27

新加坡180231邮区

承印：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2006年11月简体字初版

定价：S\$10.00

ISBN 981-05-6920-3

趁年轻的时候

杏影著

自序

这里收集的一些随笔都是在一个短时期中写的。在那时期里，我几乎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说话，只有藉笔来自己说给自己听，当然也希望能得到几个有同感的朋友，但这些短文在报刊上发表时，相信是极少有人注意到的。

现在我选出四十多篇来凑成这个文集，在此时此地，或许还有几个读者吧。以马来亚之大，我相信总有些人，和我的精神构造差不多，对许多事象，具有着类似的感触和相同的希望的。

如今，在这世上的有力的一切，的确是很像有着一种企图：它们要汇聚力量，把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培育出来的那株“文化之树”上面的人道主义的花，打落下来，一朵朵扫到过往的文化废墟里面去。爱怜这些花的我们，都不禁要为之叹息。但是，已经受到伤损要落下来的花，在枝头上是留不住的。时间到来，我们的文化的树，在人造肥料发达了的这个时代里面，得到了新的化学营养，是又会开出新的花朵来

的。那要开放的花，很有可能比过去开过的一切的花都开放得更丰盛，更美。

旧的花，在民族主义的花盆里，开得相当美了；但新的花，在大同世界的花园里面，当然是会开得更美的。

我们的树正在摄取新的养分。新的蓓蕾正在枝头上等待着要怒放的早晨。爱花的人们，不必为已谢的花瓣感伤。大家只须努力培植，只须耐心等候。文化的树是不老的善变的树，它是一种年代愈久反而愈为年青的树，它会开出更耐久的更富丽的花来。

（一九五八年六月）

目 录

自序

趁年轻的时候·····	1
听清唱·····	4
日本人·德国人·····	7
人类及其语言·····	10
说话·谈爱·····	13
在高楼窗口看海·····	16
狗打架·····	20
历史的无情·····	22
谈自私·····	25
威尔斯的关怀·····	27
忠于现在·····	30
目中有神·心中无神·····	33
在发霉的日子里·····	36
谈清静·····	38
阅世最深的人·····	41
爱诉苦者的自述·····	44

“知己之价值”论·····	47
请不要随便谈“战争”·····	50
狮岛风情·····	53
爱阳光的人们·····	55
关于挑担子·····	58
新加坡是一个爽快的城市·····	60
记一位老祖母·····	62
“异国情调”·····	66
画家我见·····	68
也算“艺术论”·····	72
东就是东，西就是西·····	75
“理性”论·····	78
“人生之恶”·····	80
老年人和青年人·····	83
从人会利用笑想起·····	85
诗人拜伦的警句·····	88
合理与不合理·····	91
日本的流行歌曲·····	93
“生活”·····	97
灵机一动·····	100
毕加索·····	103
文化气氛·····	108
记者与社会·····	112
一位女作家的话·····	116

艺术、艺术家·····	118
装饰品的知识·····	123
生、死、战争、永远·····	125
善良和真实的见证·····	128

趁年轻的时候

一天到野外去，走过牛栏，看见黄牛吃草，它在慢慢的嚼，慢慢的嚼。

牛吃的只是一些干草，嚼着竟那么有味道；而那些干巴巴的枯草，竟会使它变成那么有肉，有力，有用的牛去。它的上下颚在不停的动作着；它是在从胃里面搬出一度吞下去了的草来咀嚼着：它在反刍。

我站着，看了一会，走过牛栏时，嘴里面似乎也感到一些想像的甘甜。

想到人吃过的东西，或经验过的情感，也像是要在反刍的时候，才更有滋味似的。

过去曾经享用过的或经验过的，在当时并不觉得怎样；无论吃下去的东西是甜是苦，都差不多。年轻的时候，人们总像是在囫圇的吞着一切。这些吞下去了的东西，一直在胃里，并没有消化。等到年纪渐渐的大起来，晓得了咀嚼的滋味，而又不容易摄取到想吃的好东西，才又把那些吞在胃里的东西搬出来，细细的加以咀嚼；经过了反刍之后的消化，那些东西，

于是也就成为真正的营养了。

固然，现在自己还很年轻，但却已是在反刍着更为年轻一些的往日的情感、生活和记忆了。这种反刍不独是会使那些在记忆中的鲜肥有无限的滋味，即令原本是草屑之类的东西，倘重新嚼过一遍，也是蛮不错的。虽然，有些东西，倘细加咀嚼，可能也会出苦味，但嚼得久了，总是能嚼出甜味来的东西多。

年纪轻的时候，凭着健康的胃，不加咀嚼，只是囫囵吞下去了的悲伤，欢喜，愤怒，憎恨或是爱……在当时确没有吃出什么味道来。吃过的，不能算是真正吃过；有过的也不能算是真正有过。年轻时，身体好，毋须十分注意到营养或吃的方法，有东西尽可以照吞。因为你既生下来就是没有病的身体，吃什么，怎样吃，都可以营养你，都可以使你变得强而有力。

但年长了之后，就有些不同了。在不自觉的当中，岁月就已迫使你必须细细咀嚼，必须选择营养食了。眼面前没有好东西吃，或就有好东西也已经吃不下去；于是就只能去搬出那些储藏在胃里或是记忆中的好东西来养活你自己了。而也正是在这种反刍的时候，人才会觉出过去吃过的东西的真正的味道。

岁月虽说是会使一切有味的东西变得无味，但也是一个会使无味的东西显出真味来的好厨师。人在“反刍”时，不独是久远以前的明媚的春天，就是那曾经叫人不能入睡的月黑风高的夜，也都颇有甜味。

于是我想到，在年青的日月中多吃下一些东西总不会是有害的。只要你有一副健全的胃，尽管囫圇的多吞下一些，不消化也无关。

只是有一个条件：必须要长大，必须要活下去。设若吞下一些囫圇的东西就囫圇的死了的话，那就莫如不吞而活下去的为宜了。

时间会使你消化，会使你反刍；所以人必得要长大，才有意思。年岁长了，你才能够把装在记忆中的情感重新搬出来细细的咀嚼玩味；这时，往昔囫圇落肚的东西，才会成为你的营养，使你的生命延长。

我走在田径上，一边奢望的想着：现在还年轻，趁食欲旺盛的时候，多吞下一些东西藏起，那怕所吞的尽是草都可以，我该准备他日的反刍——反刍，那是会使苦的东西都能含有甜意的一种珍奇的作用。

存在的一切，确像是没有白白的存在过，一切都有它们的存在理由。而人的眼睛，只要是睁开看，也就会看出那些理由。牛吃草，牛反刍时的那么有滋味的模样……就使我想趁年轻的时候，多装进一些东西在记忆里。有限量的会生病的胃，虽不容许人无限量的吞下鲜肥，但那无限制的不会生病的记忆——那又是多么善于贮藏的！——却还能容你装进去一些青春的无覆的奢望。这就是人比其他动物更为自由一点的地方，一种人才会有的特权。趁年轻的时候，滥用一下这点特权吧，这是没有罪过的。

听清唱

奇怪，在外国生活了这许久，耳朵也听惯了“近代歌曲”，——那些情感非常摩登的近代歌曲，但自己却总觉得听不惯。有人要约我去听歌的时候，就觉得新加坡倘也有若干处唱“清唱”的歌台多么好。

听“清唱”时，连那杯清茶似乎都是好喝的。加牛奶加糖的红茶或咖啡，营养或多，但实在不想喝。

在新加坡常会忆起的东西，就是中国茶馆里面的盖碗茶。一张粗笨的桌面上尽是裂痕的木桌子，四周放着的也是裂痕很多的长板凳。口渴的时候，在那上面坐着喝盖碗茶，一次又一次的滚水往碗里冲，那真比在洋茶馆里的沙发椅子上坐着喝洋茶的味道好得多。中国人在中国茶馆里坐着，非常自在，实有“宾至如归”之感，其喝茶之能够无限制的喝，其心情的闲散，实非在这里生长的峇峇先生们所能领会的。

这种对中国茶馆的怀恋，不知是否因为自己的“保守”的潜意识在作祟。中国的“摩登歌曲”，目前都是由有美妙歌喉的中国少女歌星们在唱，其吸引力当然

是很大的。但往日——在某“世界”里还有一处专唱“清唱”的台面的往日——自己偶尔有机会进到“世界”里面去的时候，脚步就会自然而然的移到唱“清唱”的台前，耳朵似乎特别愿意听那拖得很长的实际是一无字句或意义的声音。这种“清唱”的地方，往往是稀稀落落的，但那没有人也没有什么摆设的空桌子，倒常有着诱惑自己要进去买一壶茶的力量。

不消说，“清唱”都是唱的陈旧不堪的老调，唱的究竟是什么，在对京戏完全外行的我，一个字也听不出来，只听见“呵……呵……呵”的无限的连续，和那表情丰富咬字清楚的中国摩登歌曲，如像和“如果没有了你，日子怎么过”之类比较，真未可同日而语。但不知是什么理由，我总爱听那几乎是毫无道理的拖长着的“呵……呵……呵……”的声音，那声音总会使我生起一些和我眼面前的现实毫不相干的联想：如像在中国城市里常见到的破败城墙，旧得发红了的老竹床，拾狗粪的人手中的粪挟子，挑水夫肩上的水桶的扁担的一起一落的情形，以及母亲爱吸的水烟袋和棉花般的皮丝烟……等等应是早已忘记了的事物。在“清唱”台的栏干外站着听或竟走进去坐下来喝清茶的时候，其实耳朵并没有听什么“清唱”，不过只是一些联想在脑里面翻腾着，许多早就忘记了的中国的情景，一幕幕的展开，使我“沉醉”。那“呵……呵……呵”的声音，使我想起小时候在城墙垛子上放风筝，在阴

沟里放纸船，在门楼上抓石子，在小山旁边捉蟋蟀等类的往昔的事。这些联想，在听“摩登歌曲”，或甚至在听古典音乐时，是不会发生的，而这类的联想，实际也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是那么值得欢欣的回忆。那无宁是一种哀愁——淡淡的哀愁。在那丝毫没有表情的唱的人的拖长到像是要断气似的“呵……呵……呵……”的歌声里面，我以为我看见了许多中国人的可怜相貌，我看见那许多中国人中的一个——可怜的我自己。

“清唱”的生意，在新加坡似乎总好不起来。新加坡的中国人，包括来自大陆的，似乎都不爱听“清唱”了，——这就是那些唱“清唱”的生意不能维持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在这里的中国人，大都想忘记，或已经忘记了他们自己的面目的缘故。

（一九五〇年二月）

日本人·德国人

会游水的人往往死于水，会打拳的人往往死于拳，会用剑的人也往往死于剑。正是这样，会战争的民族就往往败于战争，毁于战争。在历史上，这种例子真多，而所谓“故事”，实际也都几乎全用的是这种例子写成的。

距今不过是十多年前的事，这世界上顶会打仗的民族，不消说，就是“神国日本”和“第三帝国”的纳粹德国了。

两者真是好战，也善战。十多年前的当时的报纸上，就只见这两个国家东西相应的在呼唤战争。而今，曾几何时，这两个好战善战的国家便垮了下去，便在他们所需要的所惟恐不来的战争中完结了。所幸他们还没有真正“打到底”。果真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像他们的领袖所说的要“战至最后一人”的话，这时候真可能连人种都会绝。还算这两个国家有运气，有好战的领袖，却还没有那么好战的人民，所以他们的人民大多安全。国破人民在，总算是日本人，

德国人的幸事。

日本军阀相当见机，投降得尤其早，所以日本没有受到什么大的破坏。这固然是日本人民的幸事，但也是那些在发动战争前说尽了大话，而在吃了败仗后又说尽了惨话的“大和魂”日本军人的惨事。看到有些“帝国陆军军人”（这几个字，不知怎的，发自日本军人之口，就使听的人感到一种异常的傲慢气味）在投降后的低首下心，就使我觉得“日本帝国”真惨，比战败的德国——比那都市毁灭得更厉害，人也死得更多的德国，还要惨得多。

我听德国作曲家所作的许多名曲，读德国作家写的许多巨著，在那显示着灵魂的深度的乐音里，或是在那些智慧的诗章里，我不能不感到一个民族的力量——一个勤奋的，有耐心的，想像力深，发明的才智很高的日耳曼民族的力量。我更不能不想到一个创造力那样丰富，一个真正是蕴蓄了大力的民族，一朝也竟会败于她自己的力量。一种力量，那力量愈是真正有力的力量而被滥用之时，也就会受到别的力量们的回击愈大，愈深沉。可见“力”是不足恃的，“力”是终归不能防止或抗拒“力”的。事实，这也是物理学上的法则。

德国民族是有力的民族，但这种以力见长的德国民族的长处或许也就是它的短处。它有力量，它太恃重力量了，这就招来了德国人民的今日的灾祸。所幸